

「辉论智艺

“人机拟像”时代:谁在模仿谁?

■知名美术评论家 陈国辉

刘禾的《弗洛伊德机器人》并非一部关于机器人技术的寻常著作,而是一把以精神分析与哲学批判锻造的钥匙,试图打开“数字媒介与无意识的未来”这扇隐秘之门。它的核心追问直白而锋利:当机器学会模仿人,人的“无意识”是否正在被机器悄然改写?这一追问,恰好切中了艺术与科学在未来发展中最根本的张力——当创造的工具与创造的主体都面临重新定义,人类还能守住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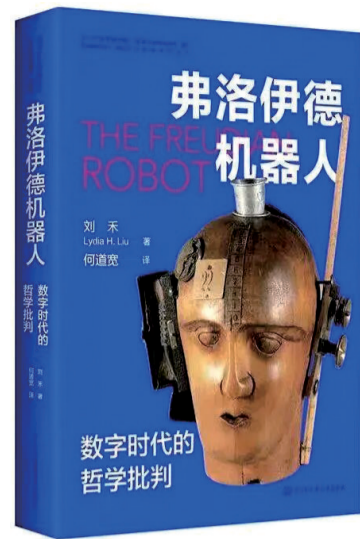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机器人》贡献了一个关键概念:“人机拟像”。刘禾认为,机器人不只是技术与人的合成,更在于人机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模仿的无限循环。这种循环的产物被她称为“弗氏人偶”——一个内心世界被技术逻辑穿透、无意识与数字系统深度耦合的混合体。这一洞察解构了人机二元对立的常识:机器并非被动模仿人,它也在重塑人对自身的理解——包括欲望、偏见乃至无意识的运作方式。书中揭示,空格符的引入使语

言从连续的思想流被切割为离散符号,语言由此被数字化、去意义化,为机器的计算预测奠定基础。当机器通过统计学习试图重新“掌握”意义时,它实际上在制造一种“控制论无意识”——算法以其无意识的逻辑预设用户的选择,让人产生“自由意志的幻觉”。人机关系不再是主客对立,而是一种彼此构建、循环内化的精神缠绕。

将这一框架投向艺术领域,冲击是剧烈的。艺术曾被视作人类精神的最高领地——创造力、想象力、情感表达,如今正被算法步步侵入。AI可以模仿巴赫的风格创作音乐,生成伦勃朗式的绘画,甚至为未完成的交响乐补全乐章。然而,刘禾的框架提醒我们,问题不在于AI能否“创作”,而在于“人机拟像”的循环是否已经让“什么是真正的创造”这一标准被机器重新定义。AI生成的图像并非源于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感知,而是数十亿张已有图像的二次重组——它是“互联网集体记忆碎片的拼接”。当机器生成的东西被广泛认可为艺术,艺术的评判标准及其背后的价值

体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位移。艺术理论家追问:“原创性”还是有效的批评概念吗?如何重新界定“创意”?这些追问正是“控制论无意识”在艺术领域的投射——当创造本身被算法逻辑穿透,艺术是否还能被纯粹地称为人的精神表达?

读罢《弗洛伊德机器人》,最令人深思的不是作者给出的答案,而是她提出的问题。当“弗洛伊德机器人”成为我们与ChatGPT等大模型交互时的日常现实,刘禾近二十年前的预言正在加速应验。在艺术与科学的未来交汇处,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一种“后人类”的共生关系。出路不在于抵抗技术,而在于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刘禾曾引述维森鲍姆的洞察:用户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其实是将自身愿望、幻想投射到机器上的过程。我们在机器人身上看到的“智能”和“情感”,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镜像。艺术的未来,也许终将走向同一个方向:不再试图划清人与机器的边界,而是在边界模糊的前提下,重新为“人”寻找一个值得坚守的位置——不是高高在



■《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刘禾著,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5年8月。

上的主宰者,而是能够反思自身、敢于质疑技术逻辑、保持批判意识的行动者。机器的镜像映照出人类的自恋与渴望,而人的影子则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关于意义、价值和未来的选择权,终究不能全部让渡给算法。

「目擊當代

艺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公共艺术创作人才

■著名雕塑理论家 宋伟光

说起艺术教育,首先要提到艺术学院的专业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具有传承性、专业性、系统性的教育。

当代艺术却是发生在民间或者说是社会之中的。因而,当某种艺术现象出现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院校作为一个专业信息集中的地方,作为一个教育和研究机构,必然会关注这些现象,看看是否能够进入教学体系,西方的学院艺术教育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另外,院校里的教师往往也是卓有成就的公共艺术家,他们既有学院背景又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对于公共艺术创作人才的

培养必然与院校有关。如果要追问传统学院的艺术教育方式对公共艺术教育是否有促进作用,或者说这种体制不适合公共艺术?在笔者看来,它是适合的,因为学院教育,无论是雕塑艺术还是壁画艺术,都是从本体来传授观念和技艺的。

当一个从业者希冀创作出社会性的艺术时,他往往离不开学院艺术教育的指导,而且学生掌握基础的造型能力也离不开学院的教育。所以说,院校的艺术教育对公共艺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况且现在我们的大学建立了那么多的公共艺术专业,这肯定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实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潜

台词,就是关于公共艺术审美能力的提高还要依赖院校教育。

公共艺术是精英引领民众的艺术,而不是单纯强调公共性的问题,审美教育势在必行,而审美教育从何而来?答案就是——学校。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它会逐渐影响到大众的审美水准。另外,从理论层面看待公共艺术就会得知,公共艺术是一个更多地在实践层面来完成的艺术学科。这是因为公共艺术是一种把公共文化研究运用到艺术实践中的艺术门类。

如果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公共艺术更多地应在跨学科的领域中寻找突破,

关于跨学科问题,我们可以从高校对公共艺术学科所设置的课程中有所了解,如课程有装饰基础、雕塑基础、材料与工艺、建筑与环境设计、空间形态设计、展示设计、公共景观设计、园林建筑设计、公共设施设计、环境雕塑造型、壁画与浮雕、数码图形处理等,这在相当程度上已反映出了这个学科的跨学科性。但如果站在更高层面上来认识这一学科,那么,在相当程度上还应该从行为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等形而上的层面来探究公共艺术。这样才可以使公共艺术不仅以视觉的方式与我们的生活相融,还能够以思想的方式与我们的精神诉求相倚傍,成为一种软文化。

「教鐘欽欽

通读纸质书犹如穿越思想“虫洞”

■资深媒体人 梁志钦

“借书是恋爱的开始。”这是钱钟书在《围城》里提出的观点。初次读到它时,我还在高中。在那样一个情感初醒的年纪,这样鲜活的话语,像一枚微小的石子投入水中泛起了涟漪,至今难忘。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慢慢地对读书产生了兴趣。

在电子屏泛滥的今天,我们依然相信,阅读本质上是一件特指身体与纸质书独处的美好时光。拿起一本书,它的厚薄、大小、轻重,都无形中传递着某种分量。翻开封面,哪怕是扉页,也会有短暂的期待。每一本新书,都像一位尚未深交的朋友,你既想一口气读完,又生怕错过什么。这种期待与隐忧交织的心情,正是阅读特有的趣味。

即便买书之前,网上早已看过各种

宣传照片,但真正将书拿在手中的那一刻,仍有一种“网友奔现”般的激动。左右打量,仿佛一件盼望已久的礼物。有的书巴掌大小,精巧便携;有的书设计庄严,厚实正气,须正襟危坐、静心独读;有的书天生调皮,随手翻来,总能看到令人忍俊不禁的句子。

纸质书无可替代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那与生俱来的书香气。正当读得入神,翻动书页,纸张特有的香气钻进鼻孔。视觉与嗅觉同时作用于大脑,多巴胺持续分泌,身心愉悦。这是一种电子屏幕无法复制的感官体验。

更值得深思的是,纸质书从封面到封底,从扉页到内文,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编辑、作者与设计者的思考与心血。每次开始读一本书,首先让我有期待同时具有启发性的是扉页后的一句话,有些书会从这里就点明书的理由,比如恩

斯特·卡西尔的《人论:人类文化符号学》就是“以表达友谊与感恩之情”献给查尔斯·亨德尔;阿瑟·丹托《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献给迪克和佩吉·库恩斯,一本书藏着作者与其他人的友谊。因此,有时候读一本书,也像在窥探着别人的一生或者一生中的关键时段。有时候,扉页后的那句话跟书本身有关,但也有拓展的意思,比如贾平凹的《自在独行》就写道“独行是一场心灵的隐居,真正的洒脱来自内心安宁”,但有的书则提供另一种启发,比如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就写道“想象另一种可能”,这句话仿佛一瞬间清空我们的前见,引导我们进入全新的探索。

跳读一本书,总能获得各种启发;通读一本书,则仿佛走过了别人的一生。跳读是旁观的角色,而通读有时候如入“虫洞”,精神意识穿越到了书里的世界,



■荐书

饱览作者的思想结晶。合上书页,恍如隔世,久久难以平静。

有关读书的话题,恐怕三天三夜也难尽说,不同类别的书,感受各异。最后,借用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的那句话作结:改变,从阅读开始。